

## <星期六的生日>

眼看距離前往忠孝復興站搭乘清晨第一班機場巴士只剩下不到一個鐘頭，依照往例，每回在出國工作時，出發前我會按照工作裝備列表，逐一檢查是否有遺漏或不足。因為班機時間使然，披星戴月上緊發條的做最後準備，成為每次帶台灣參訪團前往達蘭薩拉做文化交流旅程的起點。

自從加入台灣圖博之友會（Taiwan Friends of Tibet）以來，這個號稱台灣援藏組織元老級的 NGO 團體，會務一直都是由幾名積極參與的志工負責，甚至連會長也是「資深志工」。簡單來說，圖友會一直比較像是「同好會」的性質存在，大部分參與者在其工作職場之外，行有餘力時，不定期地在台灣各地舉辦一些與圖博議題相關的活動，影展、講座、研討會、大型街頭遊行……，旨在引起台灣大眾對這個族群的關注。很明確的，這個團體主要訴求的目標族群是「一般民眾」，不過，如何引起人們對遠在地球另一個角落的苦難移民的注意，其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

根據統計，在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口當中，信仰佛教的人數約五百多萬人，佔總人口比例超過五分之一。而據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布的資料顯示，「台灣有多達 80% 的人口信奉某種形式，摻雜有佛教信仰因素的傳統台灣民間信仰或台灣宗教」。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台灣有高達五分之四的人口信仰「佛教」，而其中一部分包含的，則是 1949 年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藏傳佛教」。在信仰佛教人數如此眾多的台灣，一提到佛國「西藏」，許多人印象模糊且頗為粗糙，絕大多數人的第一聯想無非是「佛教、喇嘛、寺廟、雪山高原」。往好處想，正因為大眾的刻板印象如此根深蒂固，因此需要圖友會這樣的組織存在；但在試圖介紹這個族群流亡五十多年的處境與現狀的同時，對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對島嶼之外的世界的一無所知與無感，經常感到驚詫不已。

不知是幸或不幸，在我們接觸過的台灣民眾當中，除了少數本來就有在關注公共議題的學者、媒體記者、藝術創作者或學生等，大部分的民眾鮮少有人知道「西藏」這個名詞展現的大中國沙文主義史觀，其實是對圖博（Tibet）人民殖民統治的其中一種手段。剝奪名字在改造思想的進程中，向來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如同古時中原史學家偏愛的「蠻夷戎狄」名詞，凡非我族類者皆以次等野蠻人種視之；圖博是「西藏」，也是「吐蕃」。

台灣是個具有移民性格的社會，35,980 平方公里的面積裡，群聚了來自各地的族群，其中也包含了定居在這裡的數百名藏人。這麼多的與眾不同，文化、語言、風俗和歷史，相互理解成了和諧共處的必須，然而，台灣島內不同族群的認識與聯繫，並沒有因為通訊科技的發達而更為暢通，更遑論跨出島嶼的外面的世界。

於是，為了讓更多台灣朋友走進真實的流亡藏人生活，才有了舉辦「達蘭薩拉參訪團」的計畫，而實際工作三年之後的經驗，累積的許多觀察恰好可以

作為台灣援藏運動下一步的參考。

最後在待辦事項與裝備清單上一一打勾確認，出發前的準備才算完整。自從開始籌辦執行參訪團計畫迄今，這個習慣發揮著拴緊彷彿一座龐雜繁瑣機器的參訪行程裡，每個環環相扣的細節螺絲釘的重要作用。每次要搭機的前一晚，都會借住在圖友會另一位志工，阿萍的賃居處，因為鄰近忠孝復興站，方便搭乘機場巴士，也擔心自己賴床誤事，有個「真人鬧鐘」在身邊，心裡感覺比較踏實。阿萍和我是達蘭薩拉參訪團計畫唯二的工作人員，她負責在台灣的後勤行政工作，我則是隨團出訪的工作人員。

2013年四月的這一梯次，參加者一如以往來自許多不同領域，大學教授、畫家、博士後研究者、廣告導演、中學教師、作家…。偶爾，我會揣測每個背景迥異的團員們，來到達蘭薩拉之後的微小改變，但更多時候我其實只是和他們一同經歷著眼前的一切，並在能力範圍之內，盡可能地留下紀錄；也許是文字，也許是影像。一行十幾人的團隊，各自殊異的人生經歷聚集在一起，就像是十幾個小行星組合而成的人類版太陽系，並在短暫的參訪時間裡，自然形成獨特的宇宙規律。當飛機降落在德里機場，經過通關手續，走出機場大門的那一刻起，這些原本互不相識的小行星們，便會遇到未來十天旅程中，為他們發光發熱的藏人版太陽—導遊邊巴，一個來自拉薩，中文流利非常的流亡藏人。

從我第一次造訪達蘭薩拉開始，便注意到無論散步在這座山城的街頭，到餐館用餐，或是到寺廟裡轉經祈福…，遇到能說上幾句中文或聽懂幾個中文字彙的藏人，其實並非少見。

一般來說，大部分從境內逃亡出來的藏人，識得中文的比例相較於出生成長在印度的第二三代流亡藏人，自然要高出許多。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中國政府在圖博境內施行的漢人移墾政策，使得包括拉薩等許多藏地城市早已出現藏人成為少數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逐漸被邊緣化的危機。這一現象在一些漢藏民族交界區域，尤為顯著。再者也因為中國當局施行的漢語教育政策的強力推動，許多地區的學校被禁止教授與使用藏文，造成年輕一代藏人流失語言文字的情況，日趨嚴重。我在達蘭薩拉遇過許多能聽說中文的藏人，然而，邊巴的中文程度之流利，假若不見其貌只聽其聲，完全分辨不出他的口音；他甚至能讀能寫繁體中文。或許因為這個機緣，邊巴從一開始就和我們一起合作台灣參訪團計畫，擔任行程中的導遊與翻譯；而每一次結束要回台灣之前，他毫無疑問的都會擄獲眾團員的心，讓大家離情依依。

不過，這一次有點不同。早在台灣籌備前期階段，在阿萍整理團員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位特別的報名者。

在計畫宣傳招募的期間，某日一位曾經參與之前參訪團的團員 E 在社群網站上丟了訊息給阿萍；每回活動結束之後，我們都和這些團員保持聯繫，有些人更在不知不覺間，成了好朋友。E 的訊息帶著神秘兮兮又興奮難掩的語氣，在她轉貼的連結下方留言詢問，「這個人說的是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邊巴？」點進連結閱讀文章之後發現，文章撰寫者是一位大學教授，內容在述說她多年前

旅行藏地時，認識的當地司機兼導遊，一位叫做「邊巴先生」的熱情藏人。她非常感念這位當時帶著她們走訪許多名勝，分享諸多美好故事，給予她們難忘回憶的藏人朋友，於是在結束旅行返回台灣之後，試圖要和他保持連繫，但最終卻石沉大海般，杳無音信。多年來，她經常在課堂上和學生分享這段人生不同的經歷，如果有機會，她非常希望能夠當面向他致謝。文末附了一張當年她拍攝的照片，她說，盡管機會渺茫，還是期待這則「尋人啟事」有一天會被看見。

阿萍很快將這則訊息轉寄給我，當我看到那張照片，不禁在電腦前驚呼連連。照片裡那位年輕，靦腆笑容的邊巴先生，竟就是和我合作三年的那個邊巴先生。團員 E 獲得了我們的「證實」之後，主動地聯繫那位教授。剛開始還因為電話裡口音的不清晰，而被教授的助理誤認為是詐騙集團，經過一番解釋，說明來意才得以澄清。接獲消息的教授，顯然很高興，因為她馬上就決定要排除萬難，來參加這次的參訪團。

在越洋聯繫確認工作細節的過程中，我透露了這個神祕的團員訊息給邊巴，「你記得這位老師嗎？」我在即時通訊的小方格裡問他。「當然記得啊，2002 年她來拉薩的時候，就是我接待的。」他立即準確地說出他們相識的年份。「她要來參加這次的達蘭薩拉參訪團耶。」我說。「你會不會緊張啊？」在我問出這個問題良久之後，他才敲打鍵盤回覆了我一句：「我很高興。」

經過六個半小時的飛行之後抵達德里機場，所有團員都因為一股特殊的氣味而瞬間抖擻了精神。印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度，只要一踏上這片土地，就能聞到一種獨特複雜的味道，瀰漫在四周；旅者透過這股氣味就能確知，已經身在印度的這個事實。絕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次造訪這裡，期待好奇之情，溢於言表。個頭嬌小瘦弱的教授獨自一人參加，但看她的裝備行囊即知，毫無疑問是個身經百戰的背包客。

走出機場大廳，遠遠地我就在接機人群裡看見邊巴；從一堆印度面孔中分辨藏人五官，其實非常容易。四月的德里已經略顯炎熱，邊巴見到我，便即伸出右手和我握手，然後左手摟住我的右肩，給我一個「藏式擁抱」。我介紹邊巴給團員認識時，他總是顯得很害羞；盡管一起帶過這麼多次團，和新團員初次見面還是有點不習慣。「大家好，我是邊巴，邊巴在藏語裡的意思是『星期六』。我們藏人一般不記得真正的生日，所以每個星期六都是我的生日。」他搬出沿用多年的台詞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注意到教授和他目光相接時，短暫的時光靜止中，所迸發的悠長情誼的光芒；他們並沒有交談，而只是簡短地打了招呼。邊巴伸手要幫教授提行李，教授客氣地回絕著。一來一往間，我突然覺得一股感動的漣漪在心底漾開，我想，他們兩個都很高興吧。也是，「怎麼可能不高興呢？」我在心裡默默咀嚼著。

從德里前往達蘭薩拉，乘坐巴士通常所需時間約十二到十四個小時。位於德里大學附近的 Manju-Ka -Tilla（又稱西藏村），是流亡藏人在德里的大本營，

每日傍晚有許多不同公司的巴士發車前往山城，幸運的話，隔日清晨就能抵達。

因為路途遙遠且路況不佳，巴士的車況也難以保證，經常傳出中途拋錨的事故消息，為了顧及團員舟車勞頓的負荷程度，我們多半都是透過邊巴尋找可靠的藏人經營的租車公司，直接包車前往達蘭薩拉。此次也不例外。

我特意安排邊巴和教授同乘一部車，希望盡可能給他們多一些敘舊的相處時間，整整十年沒見，彼此錯過的生活和想說的故事可能幾部極光特快列車也載運不完。

雖然周圍高聳的群山環繞，達蘭薩拉其實海拔約莫一千兩百到一千八百公尺之間，在達賴喇嘛遷往此處定居之前，她以夏季避暑勝地聞名於世，不過時間並不長，大約是在十九世紀英國殖民時期開始才聲名鵲起。由於一路行車頗為順利，我們比預計的時間提早到達，當車隊依序停妥在下榻旅館時，天色仍尚未明亮。山區的清晨頗為寒涼，灰黑的街道上，已開始出現三三兩兩，緩步前往大昭寺磕長頭與轉林廓的老人家們的身影，而路邊的印度小販，也已準備好熱呼呼的甜茶，等待早起客人的光臨。

因為整夜的跋涉，第一天的行程通常很輕鬆，除了讓大家可以從前一晚的疲憊中恢復，另外就是適應高度和不同於城市的生活步調。中午用餐過後，邊巴來到旅館，準備帶大家到第一個參訪地點，大昭寺（藏語稱作「祖拉康」或「覺康」，意為佛殿）。